



重開殺戒

〔美〕大衛·莫瑞爾 著

群众出版社

重 开 杀 戒

(美) 大卫·莫瑞尔 著

蓝纯 薛林川 译
田宏 施 峰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重开杀戒

(美)大卫·莫瑞尔著

蓝纯 薛林川 田宏 施峰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北京朝阳新源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875印张 220千字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802-5/I·245 定价：5.50元

印数：1-7000册

目 录

第一部分	讨还血债.....	(1)
第二部分	朝 圣.....	(41)
第三部分	保 护 人.....	(79)
第四部分	东山再起.....	(109)
第五部分	天 祸.....	(137)
第六部分	卡尔特修道院.....	(161)
第七部分	詹 纳 斯.....	(197)
第八部分	上帝审判.....	(227)
尾 声	“为了你的赎罪和修行……”	(299)

第一部分

讨 还 血 债

死亡的阴影

1

佛蒙特州昆廷市北，群山环抱，林木苍苍，一片幽寂。其中的一座小山上，繁茂的枝叶间隐约现出一座建筑的轮廓。正是金秋时节，满山的树叶经霜变红，然而这灿烂的秋色并不能驱散这里的死寂，一切都显得神秘而沉重。

那座建筑是一座卡尔特会的寺院。全世界的卡尔特会僧侣不超过500，而这里就集中了20名。他们每人有一套小小的房子，上下两层，底层是工作室，供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以消磨时间，楼上则被隔成祈祷、书房、卧室三部分。

德鲁·迈克伦便隐居在其中的一套房子里。没有人来打扰他，虔诚的祈祷占据了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，除此以外，他就只是练一个小时的举重、体操、武术。他就这么幽居独处地苦苦修行，强迫自己忘掉过去的一切。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。

有时候，那些被遗忘的欲望又会悄悄地钻进他心里，德鲁便极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更虔诚地祷告，甚至用一根跳绳拼命鞭打自己的后背。他不断提醒自己，你不是到这儿来享受的，你是来苦行赎罪的。

除了迈克伦，这座寺院里还住着几位没有完全隐居的修行者，迈克伦的一日三顿简单的饭食就由他们从门边一个小通道里塞进去。逢到星期天或者重要的宗教节日，按照教规，迈克伦离开自己的小屋，和其他的修行者们一起在餐厅用餐。虽然在这种场合可以交谈，迈克伦却从来未跟任何人

说过一句话。除此以外，每天的午夜、上午8点、傍晚6点他还得同其他僧侣们一起做晨祷、弥撒和晚祷。他很不喜欢这些搅扰，只愿意一个人待着静静地忏悔。

一切似乎都是凝固、静止的，每天迈克伦重复着前一天干的事，然而时间还是悄悄地流逝着，这已是迈克伦到这里的第六个秋天了。来的那一年他才31岁，如今已经37了。

六年了，迈克伦似乎已忘记过去的一切，忘记了他的仇人、朋友，忘记了阿琳，他旧日的情人，然而在他的工作台的抽屉里，他依然保存着那四张照片，这是他与过去生活的唯一一点联系。照片上一个男人、一个女人在烈火中，旁边一个小男孩正惊恐地哭嚎。那一男一女是迈克伦的双亲，小男孩便是他自己。正是这一幕惨景使他走上疯狂的复仇之路，后来他厌倦了，来到这座寺院，请求哈佛尔神父收留。神父起初不相信他，直到他拿出这些照片，讲述了自己的一切罪过，才得到神父的信任，成了一个卡尔特会的苦行僧。

他也时常回忆起与神父的那些谈话，他记得他们有一次谈起酒，卡尔特会会员们酿制的荨麻酒——可在寺院六年，别说酒，就是汽水他也没尝过。

六个春夏秋冬的苦苦修行，每天只有他屋里的那只小老鼠与他作伴，他们共享每顿的面包、牛奶。

那天又是一个斋戒日，从门边的小通道里送进来的食物只有面包和水，迈克伦扔了块面包给小老鼠，自己在一边坐下，低头合掌，开始祷告。等他再抬起头的时候，他瞟了一眼地上的小老鼠，却见老鼠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。迈克伦疑惑地皱起眉，走过去拾起那只老鼠，它已经死了。迈克伦的心一沉。也许它是老死的，据说老鼠的寿命很短，可是刚才

它还……不，不，它就是老死的……

迈克伦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端起桌上那杯水。突然，他停住了。他看了看扔在地上的那一小片面包，又瞧了瞧杯子里的水，难道……呵，不，不可能，可是如果是真的呢？究竟是什么人干的？出于什么目的？

迈克伦久久地盯着小屋的那扇门，一动也不动。六年了，他待在这儿，除了和其他僧侣们一起做祷告，几乎就不曾离开这间屋，他的心中本已一片宁静，他差不多已完全忘记了外面世界的生死沉沦……

可是现在……

终于，他痛苦地长叹一口气，打破六年的习惯，推开了那扇门。

2

过道里光秃秃的，没有挂画，也没有铺地毯，静寂无声，空无一人，只有头顶一盏灯亮着。

这倒并不奇怪。确实，有时候钟敲过以后，他会在过道上碰见其他的僧侣，都往小教堂里去，不过，他也常常比别人去得早或去得晚，那就只有一个人走了。

现在他就是一个人走着。他还记着遵循教规，走到过道的尽头便向左拐，又过了一盏亮着的灯，进了门房。小教堂就在他前边50步远的地方，笼罩在一片沉沉的黑暗中。

迈克伦心头的疑虑不由加重了，直觉告诉他要小心。他没有再往前走，而是向右拐，下楼进了餐厅。不出他所料，晚上的这个时候餐厅果然是空着的（礼拜日是个例外）。他继续朝餐厅后面亮着灯的厨房走去，心里琢磨着发给他的面

包。穿过一张张空荡荡的桌子，他来到厨房门口，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那扇转门。笨重的炉子、冰箱穹形的门、宽大的案板和碗橱一一呈现在他眼前，他的目光落在地板上的两具死尸上。

死者是两个看门人，并不是隐居的修道士，却都一如真正的卡尔特会僧侣一样，穿着白长袍、无袖外衣，裹着头巾。两人胸前都沾满斑斑血迹，太阳穴处的头巾也被血染红了。

德鲁为自己的反应吃惊。也许是因为他已隐约预见到点儿什么，也许是因为他的直觉并没有象他想象的那样变得迟钝，他出乎意料地平静。

可是他的肚子却火辣辣地疼起来。

至少有两名刺客，他想，用的无声手枪，怕惊动整个寺院。死者倒地的位置靠得很近，说明他们是被突然袭击的；死者脸上没有现出恐慌的神情，也没有任何企图挣扎逃脱的迹象，显而易见，他们是被同时击中胸部的。是的，至少有两名刺客，德鲁点点头。

而且都是有经验的老手。胸部中弹有时并不能致命，所以为了保险起见，也为了减少死者的痛苦，得补一枪。第二枪打得十分漂亮，对准太阳穴。真是老手，没错儿。

德鲁极力抑制着自己心底那股迅速膨胀的火焰，转身离开厨房。走出餐厅，他愤怒得不能自制，他点点头，明白现在该干什么，刚才走出小屋时又打算干什么了。他知道，那将是绝对违反卡尔特会的教规的，与在不该离开房间时离开房间的罪行一样严重。不，他宁可拖延一段时间，直到真的别无出路。

他憎恨自己脑中的这种念头，可是他只能这样考虑。

上了楼，德鲁沿原路往回走，到了过道的尽头，便向右拐进了自己所住小屋的那一侧。在第一扇门那儿，他停住脚，检查一下把手，推开了门。屋里的灯亮着，一定是住在这一间的僧侣看见太阳下山了而打开的，现在他却躺在地板上，手里还捏着一小片面包，身下是一滩尿。工作台前的椅子也翻倒在地。

德鲁咬咬牙，关上了门。他咽下嘴里上泛的苦汁，走到下一间屋，又推开门，这一间的灯没有开，但是透过过道射进来的一点光亮，德鲁已经清楚地看见一个僧侣趴在桌上，一只胳膊压着装面包的碗。

德鲁就这样一间间屋地查看，打开一扇门，又关上，然后又打开下一扇门，再下一扇门。有的屋里亮着灯，有的则黑着，尸体有的趴在桌上，有的躺倒在地板上。还有几个僧侣临死前碰翻了杯里的水，德鲁分不清他们身下那一滩到底是水还是尿。

所有的人——除了德鲁，所有其他19个僧侣，他们本想在这处避难所里与世隔绝地生活，现在却都被面包毒死了。也许水里也下了毒，德鲁想，对，应该是这样的，他们不会留下可乘之机。真是老手。

德鲁的脑中一时涌现出一大堆疑惑，然而最重要的是“为什么”。

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傍晚的时候他没有开灯，他原以为是小老鼠的死使自己太伤心了，以至于都不愿意走过去打开灯，可是现在他明白了，是他的第六感官向他发出了警告。不管是谁下的毒，都肯定会在外面驻扎下人，窥视寺院

里有没有活人的迹象，也许那人就驻扎在院里。要是德鲁屋里的灯在不该亮的时候亮了，肯定会引来刺客。

还有，为什么要下毒呢？为什么不象杀死厨房里的那两人一样杀死其他的僧侣呢？为什么等了这么久还不来检查，看看是不是都死了呢？

为什么要杀死所有的人？敢死队现在躲在何方？

看着那一间间死寂的小屋、一具具僵硬的尸体，德鲁不由得很快恢复了他过去的心态。如果是在六年前，他正逃脱“解剖刀”追索的时候，他会立刻认为自己就是这次行动的目标。可是这些年来他一直很小心，“解剖刀”根本就不知道他进了这座寺院，“解剖刀”以为他已经死了。

还有谁会来追捕他？也许他根本就不是追捕的对象，也许他们要杀的是另外某个僧侣，可是为什么呢？不，这不太可能。还有，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所有的人？德鲁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部署。

可是他很快就明白了，后颈窝不由感到飕飕冷气。敢死队是不可能知道谁住在哪间小屋的，僧侣们全都无姓无名，每扇小门又都没有标志，一间间小屋的检查也太冒险、太容易出差错，所以他们根本无法弄清自己的猎物究竟住在哪儿。冒险偷袭一下厨房里的人是可以的，因为厨房在楼下，其他人不太可能听见响动，可是楼上就不一样了，那么多僧侣一个挨一个地住在一起，敢死队即便是带着无声手枪摸进每一间小屋，也不敢担保不会有谁惊恐地尖叫一声，若是那样，惊动了其他的僧侣，尤其是惊动了他们的猎物，那就糟了——他们一定是这样考虑的，德鲁想。

猎物便是他。

德鲁痛苦地皱起眉头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从前的罪孽吗？就因为这个所有的人都得死吗？哦，上帝，他都干了些什么呀？

他现在很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要用下毒的办法了，这是把整个寺院（除了厨房里已死的两人外）一网打尽的最佳方案，而且，这样凶手可以远离现场，在别处遥控。

也许他们这样做还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对手的厉害，他们拿不准六年与世隔绝的生活是否已使他变得迟钝，所以他们宁可多加小心，不与对手发生直接冲突。他们以为这样便会万无一失。

可是这样所有的人就都得死了。

德鲁的喉管里抑制不住地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。

他突然意识到，凶手现在不管藏在何处，都会再次回到小寺院来的。只等他们觉得把握已足，时机已到，就会来一个彻底搜索，一间小屋也不放过。他们要亲眼看见每一个人都死了，尤其要看见他们要杀的那个人的尸体才肯罢休。

德鲁朝过道的两头张望一下，只觉得浑身发紧。

晚祷钟响起来了。

3

在这夜幕笼罩下的死寂里，钟声显得格外古怪、凄惨，它幽幽地穿过大厅，飘荡在院子里，似乎在为谁鸣丧。

德鲁蹙缩着，只觉得一种本能的力量要推动他去小教堂做晚祷，他现在明白飞蛾为什么会身不由己地扑向烈火了。六年了，每天这钟声都准时响起，钟声已经融进了他的生活，现在，虽然大难临头，他依然想听从钟声的召唤。他知

道，假若还有别的没吃今天晚餐的幸存的僧侣，他们肯定都会打开各自小屋的门，循着钟声去小教堂的。

于是，无声手枪将代替毒药完成使命。没有目击者，没有旁的干扰。万无一失的计划。

想到此，德鲁抑制不住暴怒地颤抖。

然而有一点是很明确的，凶手们显然相信没有哪个未吃晚饭的僧侣听到钟声会不出来，所以只等钟声响过，大搜寻就会开始。他得马上藏起来。

可是藏到哪儿呢？他不能逃出寺院，他得考虑到寺院四周已布满暗探的可能。只有藏在里面了。

可是到底藏在哪儿呢？敢死队找不着他的尸体是不会放过任何一间房、任何一道墙缝的。即便他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，然而，显而易见，现在他们的目的是要杀人灭口。他应该做最坏的打算，那就是他们不验明每一具尸体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不错，他比他们更了解这楼里的构造，然而，他们是会想尽一切办法的。形势对他不利。

除非……德鲁在绝望中竟很快想出了对策，如果他能让他们相信……

钟声似乎一下比一下响，一下比一下紧，德鲁赶紧回到自己的小屋。刚才离开时，他习惯性地关上了门，现在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，这回他便特地让门开着。地板上那只躺在面包片旁的死老鼠会让凶手们相信他已得知真相，而且，只有他这间屋里没有尸体，只有他这间屋的门敞开着——这一切都会给凶手们造成错觉，他们会以为他已经出逃，于是把搜索的重点转移到寺院周围，还要提醒哨兵注意那片树林，他们会焦躁不安的。

德鲁这样设想着，一边尽量不出声地爬上楼梯，钻进他的小祈祷室，又穿过黑咕隆咚的书房、卧室，折进那间狭小、阴暗的澡堂。

水池上面的天花板上，一扇小小的活板门直通屋顶下面的隔热层。德鲁怕在水池的瓷砖上留下脚印，便脱下了鞋，紧接着，他把鞋抱在怀里，爬上了水池，也不管那池子被他压得吱吱响。他在头顶上摸索着，终于摸到了那扇活板门。他一把推开，钻了进去，反身又赶紧合上门。那上面象个潮湿、阴冷、憋闷的小笼子，德鲁从那一堆硬扎扎的玻璃棉隔热体上爬过去，在横七竖八的梁木下找了块空地，躺了下来。他长长地吁了口气，想让自己静下来，却怎么也办不到。

黑暗中，他呼吸着呛人的灰尘，想到那些同他一起度过那么多岁月的僧侣们，脑中一片混乱。

还有那只小老鼠。

4

钟声渐渐消逝，夜，沉寂得让人毛骨悚然。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，密密的雨丝飘洒在窗户上。德鲁全身僵硬酸疼，他凝神谛听，知道搜捕他的凶手们已经离开小教堂了。雨越下越大，打在屋顶上，啪啪地响。德鲁冻得直哆嗦，他不由更紧地贴在隔热层上，虽然隔热层很厚，他还是能感到下面楼板的锐利的边角。他等着。

等着。

偶尔，他会隐约听见一点响动，那当然不可能是人的说话声，凶手肯定会按照预先的安排靠手势来联系，可是开门声、脚踏在坚硬的地板上的声音等等，是不可能完全避免

的。德鲁一只耳朵紧贴隔热层，全神贯注地听着，有几次，他几乎觉得听到有人爬过小祈祷室、书房、卧室，一步步向他逼近。也许那只是幻觉，可他还是禁不住紧张地盯着黑暗中那扇小小的活板门，防范着它被吱呀一声推开。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。

还是等待。

黑夜似乎无尽无头。德鲁虽然全身高度紧张，然而小笼子里的空气窒息憋闷，还是使他昏昏欲睡。他眨了眨困倦的双眼，一下子警醒过来，努力不让自己再打瞌睡。等他迷迷糊糊地再醒过来的时候，一丝光亮已透过天花板上的排气孔照了进来，天亮了，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住了，周围一片沉寂，他只听见自己干涩的呼吸声。

他依旧等着。从前有一次他躲在丛林里被人追赶五天五夜，没有吃的，只靠啃几片无毒的树叶给大脑提供一点养料；林子里发臭的积水他不敢喝，只靠喝雨水来润润嗓子。跟那时候比起来，现在在这间小阁楼里实在不算什么苦，而且，这些年来闭门修行也使他久已习惯了静坐和挨饿。他的运气也还不错，现在若是8月而不是11月，小阁楼里就该闷热难耐了（尽管有通气孔）。而眼下，他虽感到一点凉意，倒也不算太冷，即使滴水不沾，他也足可以支撑三天，或者更长，不过到那时，他肯定已晕死过去了。

一个上午，德鲁都在那儿郁闷地沉思，紧锁着双眉。死亡近在眼前，那21具僧侣的尸体也许已开始腐烂、发臭了吧，还有那只小老鼠。

他想起1979年，那时候他绝望得几乎要自杀，是这座寺院收容了他，给他一条惩罚自己、拯救灵魂的生路。

现在，他为什么还那么拼命地想逃出追捕他的人的魔掌呢？他既然想过自杀，何不让那些人结果了他算了呢？噢，不，死在他们手里，那就不是自杀，不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惩罚了。被人杀害是一回事，徒手等待别人来杀害又是一回事。

过于乐观的臆断和过分悲观失望一样不可取。他不能奢望仅仅因为自己死于他人之手，上帝就会饶恕他的一切过失。他只有自己来拯救自己的灵魂，用他所有的谋略、手段，躲过那些追杀者。

为了他从前的罪行，为了现在那些因他而丧命的僧侣，他甘愿受到惩罚。

但是……

但是什么？

但是他还有别的义务。

哦，什么义务？

替那些无辜的僧侣们报仇。

可是他并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不过是和他一样的苦行僧，跟他毫无关系。

不，这并不要紧。他们也是人，他们有权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神圣殿堂，可是他们却被杀害了。

也许，他们的灵魂已升入了天堂。

哦，又太乐观地臆断了，有什么能证明？

那么，真的准备复仇了？教规准许这样做吗？别人打你的左脸，你应该把右脸也伸过去，怎么能以牙还牙？

德鲁不能给自己一个完满的答案。六年休眠一般的蜇居生活后，他第一次被这些恼人的思绪困扰。尘世的喧嚣杂乱已开始腐蚀他宁静的心灵。